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十二樓
第二十九回 鶴歸樓第四 親姐妹迴別榮枯 舊夫妻新借伉儷

你道這封書札是何人所寄？說的什麼事情？原來是一位至親瓜葛、同榜弟兄，均在患難之中，有同病相憐之意，恐怕他迷而不悟，依舊墮入阱中，到後來悔之無及，故此把藥石之言寄來點化他的。只因滅遼之信報入金朝，段玉初知道他繫念室家，一定歸心似箭，少不得到家之日又啟別樣禍端；此番回去，不但受別離之苦，還怕有性命之憂。教他飛疏上聞，只說在中途患病，且捱上一年半載，徐觀動靜，再做商量，才是個萬全之策。書到之日，恰好遇了邸報。鬱子昌拆開一看，才知道這位連襟是個神仙轉世，說來的話句句有先見之明。他當日甘心受苦，不想還家，原有一番深意，吃虧的去處倒反討了便宜。可惜不曾學他，空受許多無益之苦。就依了書中的話，如飛上疏，不想疏到在後，命下在前，仍叫他勉力辦事，不得借端推委。

鬱子昌無可奈何，只得在交界之地住上幾時，等齎金納幣的到了，一齊解入金朝。金人見鬱子昌任事，個個歡喜，只道此番的使費仍照當初；當初單管齎金，如今兼理幣事，只消責成一處，自然兩項俱清。那些收金斂幣之人，家家擺筵席，個個送下程，把「鬱老爺」「鬱侍郎」叫不絕口。哪裡知道這番局面，比前番大不相同。前番是自己著力，又有個岳父擔當，況且單管齎金，要他賠補還是有限的數目，自然用得鬆爽。此番是代人料理，自己只好出力，賠不起錢財。家中知道贖他不回，也不肯把有限的精神施於無用之地。又兼兩邊告乏，為數不貲，縱有點金之術也填補不來。只得老了面皮，硬著脊骨，也學段玉初以前，任憑他擺佈而已。金人處他的方法，更比處段玉初不同，沒有一件殘忍之事不曾做到。

此時的段玉初已在立定腳跟的時候，金人見他熬煉得起，又且弄不出滋味來，也就斷了癡想，竟把他當了閒人，今日伴去遊山，明日同他玩水，不但沒有苦難，又且肆意逍遙。段玉初若想回家，他也肯容情釋放；當不得這位使君要將沙漠當了桃源，權做個避秦之地。

鬱子昌受苦不過，只得仗玉初勸解，十分磨難也替他減了三分。直到兩年之後，不見有人接濟，知道他不甚饒餘，才漸漸地放鬆了手。

段、鬱二人原是故國至親，又做了異鄉骨肉，自然彼此相依，同休共戚。鬱子昌對段玉初道：「年兄所做之事，件件都有深心。只是出門之際，待年嫂那番情節，覺得過當了些。夫妻之間，不該薄倖至此。」段玉初笑一笑道：「那番光景，正是小弟多情之處，從來做丈夫的沒有這般疼熱。年兄為何不察，倒說我薄倖起來？」鬱子昌道：「逼她燒燬衣服，料她日後嫁人；相對之時全無笑面，出門之際不作愁容。這些光景也真情得夠了，怎麼還說多情？」段玉初道：「這等看來，你是個老實到底之人，怪不得留戀妻孥，多受了許多磨折。但凡少年女子，最怕的是淒涼，最喜的是熱鬧，只除非丈夫死了，沒得思量，方才情願守寡。若叫她沒緣沒故做個熬孤守寡之人，少不得熬上幾年定要鬱鬱而死。我和她兩個平日甚是綢繆，不得已而相別，若還在臨行之際又做些情態出來，使她念念不忘，把顛鸞倒鳳之情形諸夢寐，這分明是一劑毒藥，要逼她早赴黃泉。

萬一有個生還之日，要與她重做夫妻也不能夠了。不若尋些事故，與她爭鬧一場，假做無情，悻悻而別，她自然冷了念頭，不想從前的好處，那些淒涼日子就容易過了。古人云：『置之死地而後生。』我頓挫她的去處，正為要全活她。你是個有學有術的人，難道這種道理全然悟不著？」鬱子昌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是便是了，婦人水性楊花，捉摸不定，她未曾失節，你先把不肖之心待她，萬一她記恨此言，把不做的事倒做起來，踐了你的言語，如何使得！」段玉初道：「我這個法子也是因人而施。平日信得她過，知道是綱常節義中人，決不做越禮之事，所以如此。苟非其人，我又有別樣治法，不做這般險事了。」

鬱子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臨別之際也該安慰她一番，就不能夠生還，也說句圓融的話，使她希圖萬一，以待將來，不該把匾額上面題了極凶的字眼。難道你今生今世就拿定不得還鄉，要做丁令威的故事不成？」段玉初道：「題匾之意與爭鬧之意相同。生端爭鬧者，要她不想歡娛，好過日子；題匾示訣者，要她斷了妄念，不數歸期。總是替她消災延壽，沒有別樣心腸。

這個法子，不但慮患難的丈夫不可不學，就是尋常男子，或是出門作客，或是往外求名，都該用此妙法。知道出去一年，不妨倒說兩載；拿定離家一月，不可竟道三旬。出路由路，沒有拿得定的日子。寧可使她失望，忽地歸來；不可令我失期，致生疑慮。世間愛妻子的若能個個如此，能保白髮齊眉，不致紅顏薄命。年兄若還不信，等到回家之日，把賤荆的肥瘦與尊嫂的豐腴比並一比，就知道了。」鬱昌聽了這些話，也還半信半疑，說他「見識雖高，究竟於心太忍。若把我做了他，就使想得到，也只是做不出」。

他兩個住在異邦，日復一口，年復一年。到了欽宗手裡，不覺換了八次星霜，改了兩番正朔。忽然一日，金人大舉入寇，宋朝敗北異常，破了京師，擄出徽、欽二帝，帶回金朝。段、鬱二人見了，少不得痛哭一場，行了君臣之禮。徽宗問起姓名，方才有些懊悔，知道往常吃的都是些無益之醋，即使八年以前不罷選妃之詔，將二女選入宮中，到了此時也像牽牛織女，隔著銀河不能夠見面，倒是讓他得好。

卻說金人未得二帝以前，只愛玉帛之女，不想中原大事，所以把銀子看得極重；明知段、鬱二人追比不出，也還要留在本朝做個雞肋殘盤，覺得棄之有味。及至此番大捷以後，知道宋朝無人，錦繡中原唾手可得，就要施起仁政來。忽下一道旨意，把十年以內宋朝納幣之臣果係赤貧、不能賠補者，俱釋放還家，以示本朝寬大之意。

徽、欽二宗聞了此信，就勸段、鬱還朝，段、鬱二人道：

「聖駕蒙塵，乃主辱臣死之際，此時即在本朝尚且要奔隨赴難，豈有身在異邦反圖規避之理？」二宗再三勸諭，把「在此無益，徒愧朕心」的話安慰了一番，段、鬱二人方才拜別而去。

鬱子昌未滿三十，早已須鬢皓然。到了家鄉相近之處，知道這種面貌難見妻子，只得用個點染做造之法，買了些烏須黑髮的妙藥，把頭上臉上都妝扮起來，好等到家之日重做新郎，省得佳人敗興。誰想進了大門，只見小姨來接尊夫，不見阿姐出迎嬌婿，只說她多年不見，未免害羞，要男了進去就她，不肯自移蓮步。見過丈人之後，就要走入洞房，只見中廳之上有件不吉利的東西高高架起，又有一行小字貼在面前，其字云：

宋故亡女鬱門官氏之柩鬱子昌見了，驚出一身冷汗，扯住官尚寶細問情由。官尚寶一面哭，一面說道：「自從你去以後，無一日不數歸期，眼淚汪汪，哭個不住，哭了幾日，就生起病來。

遍請先生診視，都說是七情所感，憂鬱而成，要待親人見面方才好。起先還望你回來，雖然斷了茶飯，還勉強吃些湯水，要留住殘生見你一面。及至報捷之後，又聞得奉了別差，知道等你不來，就痛哭一場，絕粒而死。如今已是三年。因她臨死之際吩咐『不可入土』，要隔了棺木會你一次，也當做骨肉團圓，所以不敢就葬。」鬱子昌聽了，悲慟不勝，要撞死在柩前，與她同埋合葬，被官尚寶再三勸慰，方才中止。官尚寶又對他道：「賢婿不消悲苦，小女此時就在，也不是當日的團圓，不但骨瘦如柴，又且面黃肌黑，竟變了一副形骸，與鬼物無異；你若還看見，也要驚怕起來掩面而走。倒不如避入此中，還可以藏拙。」鬱子昌聽了，想起段玉初昔日之言，叫他回到家中，把兩人的肥瘦比並一番，就知其言不謬。「如今莫說肥者果肥，連瘦的也沒得瘦了，這條性命豈不是我害了他！」就對了亡靈再三悔過，說：「世間的男子只該學他，不可像我。淒涼倒是熱鬧，恩愛不在綢繆。『置之死地而後生』，竟是風流才子之言，不是道學先生的話！」卻說段玉初進門，看見妻子的面貌勝似當年，竟把趙飛燕之輕盈變做楊貴妃之豐澤，自恃奇方果驗，心上十分欣喜。走進房中，就陪了個笑面，問他：「八年之中享了多少清福？閒暇的時節可思量出去之人否？」繞翠變下臉來，隨她盤問，只是不答。段玉初道：「這等看來，想是當初的怨氣至今未消，要我認個不是方才肯說話麼？不是我自己誇嘴，這樣有情的丈夫，世間沒有第二個。如今相見，不叫你拜謝也夠得緊了，還要我賠起罪來！」繞翠道：「哪一件該

拜？哪一件該謝？你且講來！」段玉初道：「別了八年，身體一毫不瘦，倒反肥胖起來，一該拜謝。多了八歲，面皮一毫不老，倒反嬌嫩起來，二該拜謝。一樣的姊妹，別人死了，你偏活在世上，虧了誰人？三該拜謝。一般的丈夫，別人老了，我還照舊，不曾改換容顏使你敗興，四該拜謝。別人家的夫婦原是生離，我和你二人已以死別，誰想捱到如今，生離的倒成死別，死別的反做生離，虧得你前世有緣，今生有福，嫁著這樣丈夫，有起死回生的妙手，旋乾轉坤的大力，方才能夠如此，五該拜謝。至於孤眠獨宿不覺淒涼，枕冷衾寒勝如溫暖；同是一般更漏，人恨其長，汝怪其短；並看三春花柳，此偏適意，彼覺傷心。這些隱然造福的功勞，暗裡鍾情的好處，也說不得許多，只好言其大概罷了。」

繞翠聽了這些話，全然不解，還說他：「以罪為功，調唇弄舌，不過要掩飾前非，哪一句是由衷的話。」段玉初道：

「你若還不信，我八年之前曾有個符券寄來與你，取出來一驗就知道了。」繞翠道：「誰見你什麼符券？」段玉初道：「姨夫復命之日，我有一封書信寄來，就是符券，你難道不曾見麼？」

繞翠道：「那倒不是符券，竟是一紙離書，要與我斷絕恩情，不許再生癡想的。怎麼到了如今，反當做好話倒說轉來？」段玉初笑一笑道：「你不要怪我輕薄，當初分別之時，你有兩句言語道：『竊效孟姜女之心，兼做蘇蕙娘之意。』如今看起來，你只算得個孟姜女，叫不得個蘇蕙娘，織錦回文的故事全不知道。我那封書信是一首迴文詩，順念也念得去，倒讀也讀得來。

順念了去，卻像是一紙離書；倒讀轉來，分明是一張符券。若還此詩尚在，取出來再念一念，就明白了。」繞翠聽到此處，一發疑心，就連忙取出前詩，預先順念一遍，然後倒讀轉來，果然是一片好心，並無歹意。其詩云：

疑猜任向怒時分，別有終歡賽雨雲；

癡學不情思絕斷，思妻倒織錦回文。

繞翠讀過之後，半晌不言，把詩中的意總咀嚼了一會兒，就不覺轉憂作喜，把一點櫻桃裂成兩瓣，道：「這等說來，你那番舉動竟是有心做的，要我冷了念頭，不往熱處想的意思麼？」

既然如此，做詩的時節何不說明？定要藏頭露尾，使我惱了八年，直到如今方才歡喜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段玉初道：「我若要明說出來，那番舉動又不消做得了。虧得我藏頭露尾，才把你留到如今。不然也與令姐一般，我今日回來，只好隔著棺木相會一次，不能夠把熱肉相黏，做真正團圓的事了。當初的織錦回文是妻子寄與丈夫，如今倒做轉來，丈夫織回文寄與妻子，豈不是樁極新極奇之事？」繞翠聽了，喜笑欲狂，把從前之事不但付之流水，還說他的恩義重似丘山，竟要認真拜謝起來。

段玉初道：「拜謝的也要拜謝，負荊的也要負荊，只是這番禮數要行得鬧熱，不要把難逢難遇的佳期寂寂寞寞地過了。我當日與你成親，全是一片愁腸，沒有半毫樂趣，如今大難已脫，愁擔盡丟，就是二帝還朝，料想也不念舊惡，再做吃醋捻酸的事了。當日已成死別，此時不料生還，只當重複投胎，再來人世，這一對夫妻竟是簇新配就的，不要把人看舊了。」就吩咐家人重新備了花燭，又叫兩班鼓樂，一齊吹打起來，重拜華堂，再歸錦幕。這一宵的樂處，竟不可以言語形容。男人的伎倆百倍於當年，女子之輕狂備呈於今夕，才知道雲雨綢繆之事，全要心上無愁，眼中少淚，方才有妙境出來。世間第一種房術，只有兩個字眼，叫做「莫愁」。

街頭所賣之方，都是騙人的假藥。

後來段玉初位至太常，壽逾七十，與繞翠和諧到老。所生五子，盡繼書香。鬱子昌斷弦之後，續娶一位佳人，不及數年，又得怯症而死。總因他好色之念過於認真，為造物者偏要顛倒英雄，不肯使人滿志。後來官居台輔，顯貴異常，也是因他宦興不高，不想如此，所以偏受尊榮之福。可見人生在世，只該聽天由命，自家的主意竟是用不著的。這些事跡，出在《段氏家乘》中，有一篇《鶴歸樓記》，借他敷演成書，並不是荒唐之說。

〔評〕

此一樓也，用意最深，取徑最曲，是千古鍾情之變體。

惜玉憐香者雖不必有其事，亦不可不有其心。但風流少年閱之，未免嗔其太冷。予謂：熱鬧場中，正少此清涼散不得。